

**风物咏**

刺槐花开

林红宾

早上妻买菜归来，言及有卖刺槐花的。物以稀为贵，价格自然不菲。我听后，好像听到山野在殷切地召唤。吃罢早饭，便与妻携带方便兜，乘坐公交车，在郊外的堤顶下车。但见满山的刺槐树相继开花了。放蜂人总是紧跟春之芳踪，早早赶来了，公路两旁摆放着好多蜂箱，搭起几座帐篷。蜂群有如蚊蚋飞舞其间，嗡嗡声不绝于耳。

我们俩徒步二里许，来到水库西面的小山。我对这儿非常熟悉，每年中秋时节的雨后都会到这儿捡离儿（蘑菇）。这儿除了松树就是刺槐树，尤其山半腰小刺槐树较多，伸手就可撸花。我们来得正是时候，只有少数刺槐花张开笑脸，或是含苞初绽，大多是蓓蕾丰盈，白绿参半；有的则如大米粒儿，绿莹莹的，需过一个礼拜才能开放。

我在撸花时，几只蜜蜂从花朵中爬出来，它们视我为不速之客，像些金黄色的石子儿悬在我面前，不住声地鸣叫，分明在抗议我们侵犯了它们的领地，掠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。我深感内疚，但是为了品尝野味，只好夺蜂之美，此情望谅。再说，我们只撸那些含苞欲绽的，至于那些完全开放的，以及还未长大的花蕾，则统统不要，留待你们以后采粉就是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何必斤斤计较呢？附近有一只不知名的小鸟，在用它聪明的才智和圆润的歌喉，营造出一种至纯的宁静。一只山雀嫌山中寂寞无聊，乍见到我们，便飞到近前热情“搭讪”：槐花开啦，赶快采吧，错过时机，可就没啦。我应声作答：是的是的，正在采哩，多谢提示，我甚感激。我饶有兴致地撸花，同时端详眼前这生机盎然的生命景色，享受这祥静融洽的生活乐趣。

撸着撸着，我仿佛产生了幻觉，返老还童，与伙伴们在村边的刺槐林子里撸花儿。

刺槐树是故乡的主要树木，村里多是大树，南沟、北山则密而成林。它们与乡亲有同样的秉性，生来不嫌地面苦，越是岩石嶙峋的山坡，越长得旺盛，树干挺拔而坚硬，鲜有扭曲之媚态，而且浑身长刺，凛凛然不可侵犯。它们不像杏花、桃花、李花、樱花、梨花、苹果花那样群起争春，而是等那些花儿依次表演结束之后，方登台亮相，这时，节令已经踏进夏天的门槛了。刺槐花如同村姑一样，朴素清雅，落落大方，不会矫揉造作，只要春风频频抚摸，春雨细细滋润，就像得到号令，于翌日清晨竞相开放，成为故乡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刺槐花与藤萝花十分相似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；又如白色的流苏缀满枝权；一

树树，一片片，淡雅成趣，宛若徘徊于故乡的酣睡未醒的晨雾。细溜溜的小南风吹来，花儿婆娑，犹如数不胜数的粉蝶落满枝头。馥郁的芬芳注满每一处农舍，细细嗅之，如同佳酿。

刺槐呈嫩条时，长满了尖刺，待长成大树后，尖刺就从树干枝杈间褪去。我和伙伴们时常爬上树倚着枝杈摘花儿，女孩子不擅爬树，只能待在树下央求我们撅一些花儿稠密的细枝抛给她们。长辈们曾告诫我们，撸刺槐花时，对于小刺槐树决不允许撅枝撸花，因为树也是有生命的，撅断树头树枝，等于弄残了它的身体，它会疼得受不了的。不过，对于那些高大的刺槐树来说，在枝杈间撅些细小的枝梢并无大碍。另外，刺槐花开之际，正是鸟儿下蛋或孵化雏鸟的时候，撸刺槐花时，倘若发现了鸟蛋或雏鸟，千万不要动它。鸟儿和树是亲戚，风儿为树梳头，鸟儿为树捉虱子。我们牢记长辈们的话，见了鸟巢从不动它。我们将刺槐花囫囵嘟噜摘下来，抑或有选择地撅些细枝抛下去。这举手之劳总会博得女孩子们的青睐，她们银铃般的笑声在林中荡漾；她们的笑脸就像盛开的刺槐花一样灿烂！我们深受鼓舞，大显身手，树下愈发热闹起来。

刺槐花不苦不涩，馨香扑鼻，撸一把撸在嘴里咀嚼，如同在默读一个春天里的故事。刺槐花用开水一焯，再用凉水一浸，可掺入豆面渣，也可佐以五花肉包包子，那可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呢。槐花蜜委实是蜜蜂酿造的琼浆玉液，是蜂蜜中的上品，品尝一口，沁人心脾，唇齿留香。由此可见，刺槐花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慷慨馈赠！

是的，人类生存离不开树木。人类与大自然唇齿相依，血脉相连，历来在选址定居时，注重树荫水泽，林茂风爽。尤其古代一些高士，看破红尘，归隐山林，苍松鸣泉为伍，明月清风相伴，亦耕亦樵，青灯黄卷，虽然清苦，倒也逍遥。眼前这片花儿盛开的刺槐林，既是蜜蜂的乐园，又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。倘若没有这些树，没有这片山林，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如梦如幻的槐花，就没有了委婉动听的鸟啼，那么这片山峦就变成了一座冷山，一座死山！因此，人们务必像保护自身一样保护树木，保护山林，保护环境，与芸芸众生和谐相处，同生同乐，共存共荣。

我们俩撸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就满载而归。一连几天，我仿佛仍置身于槐花飘香的刺槐林中，心里感到香香的，甜甜的……

槐花香满城

张凤英

我已经在杭州生活了五年，每当五月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烟台满街的槐花树。

槐花是一种很普通的花，没有艳丽的颜色，也没有浓郁的香气，但是它却有一种别样的魅力，能够让人心旷神怡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

槐花在烟台是很常见的，它们长在路边、河边、山坡上，以及房前屋后。每当五月初，槐花就开始绽放，一簇簇的白色小花星星点点，点缀在绿色的树叶中。槐花开得很茂盛，有时候会把整棵树都覆盖住，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。槐花虽然不是浓香，但是却有一种淡淡的清香，随着风飘散在空气中。走在槐花下面，你会感觉到一种清凉和舒适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清幽的世界。

其实槐花在北方的许多地方都很常见，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省都普遍有槐树种植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最喜欢和小伙伴们去采摘槐花。我们拿着篮子或布口袋，把手伸进树枝里，轻轻地摘下一朵朵的槐花。我们会把槐花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，然后放进嘴里咬一咬。槐花有一种淡淡的甜味，像蜂蜜一样。我们还会用槐花编成项链或者发饰，戴在身上头上，觉得自己像是公主或王子一样。我们还会把槐花拿回家给父母或老师，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收下，并夸奖我们孝顺和聪明。

在烟台吃槐花，印象最深的是婆婆在我家生活的那几年，春夏之交槐花盛开，我和爱人经常上山去采集槐花，拿回家以后，婆婆就用它包槐花包子。婆婆的手很大，就像一把蒲扇似的，她包的槐花包子非常大，而且包子皮很结实，一个也不开馅，吃起来包子皮劲道、馅松软，非常可口。我一顿饭能吃一个，爱人能吃两个。我们一边吃槐花包子，一边夸婆婆的手艺好。婆婆高兴得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。

我对婆婆说：“老娘，我很喜欢闻槐花的清香味道。”婆婆说：“这有何难，你把槐花采摘一袋子，在阳台上晾晒干，然后和茶叶一起装在枕头里，这样每天晚上睡觉就可以闻到槐花的清香味道了。”我按照婆婆说的方法，做了一个槐花茶叶枕头，一直用了很多年。

最难忘的是我们50多岁的时候，身体健康，每天早上都去爬山。我们踏着清晨的露水，迎着早上初升的太阳，头上戴着用槐树枝子编成的帽子，一路小跑冲上山顶，心里别提有多么畅快啦！

那时候，我们住在迎祥路，从家门口到南山坡顶，道路两旁都是槐树，我们简直就是沐浴在槐花的香气中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让我选一样花儿作为烟台市的市花，那么我一定要选槐树花。

后来我搬家到奇山小区，早晨去早市上买菜，去快餐店吃早点，路过的街道两边都是槐花。是谁知道我喜欢槐树花，在我生活中到处都盛开着这么美丽的槐树花啊！

如今在杭州，每年的五月份我就会寻找槐树花的踪迹。但是，我们的住宅小区周围都没有槐树花的影子，我于是更加怀念在烟台的那些槐树花飘香的日子。

五月槐花白如珠

刘宗俊

槐花香，适春暮，未与东风共舞。其色清新，其味馥郁，花如缀玉，味散天香，多傍山临村而植。蜂来撷蜜，雨过疏枝。不骄不弱，不俗不媚。香雪翻浪，翠如其间。折枝香满秀，如画翠上枝。

“五一”假日闲来无事，我信步走到附近的一处小山上，这是一处尚处在改造之中的公园，远远地就看到紫樱云蒸霞蔚。沿石阶而上，在山上众多的松树间夹杂着几棵槐树，一串串槐树花散发着淡淡清香。在春夏之交，一嘟噜一嘟噜沁香袭人的槐树花成为春天对人们的无私馈赠。

这种槐树，农村叫洋槐，舒展大气，是上世纪农村最寻常也是最美的风景。一般种植在屋边和道边，每年四五月开花，鲜嫩、清香。唐朝韩愈有“泥雨城东路，夏槐作云屯”的美句，夏天风雨之后，槐树迅速抽枝展叶，像一团团云在路边屯集。宋代赵师民《句其二》诗曰：“麦天晨气润，槐夏午风清。”麦子成熟的季节，晨风里空气湿润。这槐树舒展的早夏，中午的风也清凉了起来。

暮春时节，槐花盛开。村北的山上有一片槐树林，槐树高矮粗细错落有致，层层叠叠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枝头，空气中弥漫着悠悠清香。远近望去，俨然一片绵延的花海。老树树干沧桑，树冠硕大，高耸入云，青翠的叶、莹白的花映着蓝天，愉悦氤氲开来。低矮的小树上也挂着花，伸手可摘。“槐树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闭上眼，深呼吸，一丝丝甜润的气息沁入肺腑。微风过处，槐花翩翩起舞，似一群皓齿蛾眉的素雅娇娘，轻言俏语，婀娜生姿。村妇结伴采摘槐花，她们蒙着头巾，戴着手套，手拿钩子，跨脚伸臂，钩下的槐花捋在篮子里。采摘间隙，抓一把塞进嘴里，顿时口舌生香。

在农村，房前屋后槐树随处可见，童年的夏天，在绿荫如盖的树下，我们下棋、跳方、踢毽子、捉迷藏、粘知了，趴在麻袋上一手托腮听收音机里刘兰芳播讲的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评书，槐花片片、槐花小炖沫在农家巧妇手里成为那个年代果腹的佳肴，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的今天，上了年岁的人还不时用槐花打打牙祭，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。